

陈新海

著



凉州会谈 雪域归一 萨
迦寺与萨迦四祖
丝路重镇 萨迦高僧弘法凉州
习汉法 治理漠南地 南攻
赵宋 北归问鼎 扫清六合
乾元归一 崇佛教 完善西藏
管理体制

忽必烈与八思巴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巴 八 与 烈 忽 必 思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陈
新
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一·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必烈与八思巴 / 陈新海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 6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25 - 03775 - 2

I. ①忽… II. ①陈… III. ①忽必烈 (1215 ~ 1294) — 生平事迹 ②八思巴 (1235 ~ 1280)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47 ②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4026 号

忽必烈与八思巴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陈新海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40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225 - 03775 - 2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前言

忽必烈和八思巴是 13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的疆域和一种沿承数百年的理藏思想和制度。

《元史·地理志》云：“元朝起自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北到蒙古、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朝代。元帝国首次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为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疆域变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秦王朝平定海内，建立天下一统的中原王朝之后，建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的以汉、隋、唐、宋为盛，然而其幅员疆域之广，都没有超过元王朝。汉王朝梗于北狄，隋王朝不能征服东夷，唐王朝之患在西戎，宋王朝之忧常在西北，而这些王朝又都是由农耕民族建立的。在这期间也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等，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称霸黄河流域而没有统一天下，其疆域更不能与元王朝相比了。

元王朝所建立的辽阔的疆域与汉唐相比，在领土的东、南地区与汉唐相仿，而在西、北地区则远超汉唐，在西、北地区取得最大成效的是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统一西藏肇始于窝阔台汗时期的阔端和萨迦班智达，而实质性的统一完成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时期在八思巴的协助下，中央在西藏地区设置官员，派驻军队，建立地方政权等，使西藏如同内地的行省，与中国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何西藏在元朝时期纳入中国的版图，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游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蒙古族克服了自然环境上的阻碍。秦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始皇统一全国时，其西部疆域止于陇西、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即以横断山脉为主的南北一线，横断山脉以东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西是青藏高原地区，所以，这一线实质上也是东西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也就是说，中原王朝的疆域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疆域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耕区的扩张，农耕区的尽头也就是其政权的疆域的尽头，秦朝没有改变这一规律，汉唐王朝也没有改变多少。自然环境的差异阻止了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西进的步伐。这种自然环境上的差异对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来说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蒙古大军很容易地就克服了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不同，进入到青藏高原地区。二是战功是蒙古统治者衡量自己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总结道：“对于蒙古人而言，征服异域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是战马能够到达的土地，都是蒙古统治者想征服的地方，战功和强烈的征服欲望，使蒙古军队进入青藏高原地区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三是自吐蕃时期形成的东向发展趋势^①到13世纪更加强烈。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使西亚地区和印度次大陆部分地区成为伊斯兰教教区，随后兴起的印度教又进一步压缩了佛教原有的发展的空间，佛教发展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原地区对佛教的信仰和热情一直未减，成为佛教发展的良好的空间，使佛教在发展方向上趋于北方和东方。吐蕃王朝之后的社会分裂，在藏区形成的各政治和教派势力都渴望统一藏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却没有出现有能力统一藏区的政治势力或教派势力，政治和教派均势的打破也需要通过外力，需要来自中原强大的政权的支持来实现。

元朝统一西藏之后，在蒙哥时期进行了括户，这是对新统治区进行治理所采取诸如征发赋税、役兵等措施的基础措施之一，所以，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认为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在蒙哥时期完成的。而把西藏稳固地统一于中原王朝之下是在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在八思巴的协助下，确立了崇礼佛教作为理藏的基本思想，并在中央和西藏地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藏制度。在中央创设帝师，创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

^①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十三万户，设置驿站，清查户口，派驻军队等，使西藏地区如同内地的一个行省。

忽必烈和八思巴在西藏治理方面所创建的各项制度，都为明、清、民国所沿承并影响至今。明洪武帝提出佛教能够教化愚顽，暗助王纲，清乾隆皇帝的“修一座庙，胜过十万兵”的理论，明王朝创设的三大法王，清朝、民国的达赖、班禅和金瓶掣签等制度，都滥觞于忽必烈时期。

忽必烈和八思巴还留给后人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大凡能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最终都为汉民族之文化所融合，鲜卑族是最为突出的。然而，能够在中原立国近百年之后再全身而退、仍然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也只有蒙古族了。蒙古族能够在中原统治近百年而后在蒙古草原生活至今，蒙古文化依然鲜明如初，我想这其中也有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大功劳。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忽必烈最初接触到的用来书写蒙古语言的是畏兀字。到忽必烈建立自己的帝国之后，在八思巴的协助下创立了能译各民族语言的新文字——八思巴文。忽必烈为推行创建的新文字，下诏旨、开办学校、培训教师，使上自文武百官，下至一般百姓都要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作为元王朝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了近百年，就是在北元时期，八思巴文仍在被使用。八思巴文使蒙古族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避免了最具民族特征的语言文字的丧失，蒙古族的文化赖此得以保存下来。

忽必烈和八思巴，既是君臣，又是师徒，在他们共同走过的二十余年中，正是忽必烈由藩王到帝王，由治理漠南汉地到统一全国，由思有大为于天下到建立地域辽阔的帝国的时期；也是八思巴由河西走向全国，由学习佛法到著书立说弘扬佛法，由雪域高僧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帝师，由一教之主到建立统领藏域各教派的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的时期。这二十余年，是忽必烈和八思巴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因受学识所限，本书无力尽展其伟业，挂一漏万之事难免，读者如能阅此而对忽必烈和八思巴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将是幸事一件了。

忽必烈	八思巴
与	





目 录

1	::	前言
1	::	第一章 凉州会谈 雪域归一
1	::	一、蒙古兴起 阔端镇守凉州
10	::	二、遣兵试探 西藏教派互争雄
14	::	三、凉州会谈 磋商雪域归一
24	::	第二章 萨迦寺与萨迦四祖
24	::	一、第二敦煌——萨迦寺
29	::	二、款氏家族的兴起
34	::	三、萨迦初祖——贡噶宁波
37	::	四、萨迦二祖——索南孜摩
38	::	五、萨迦三祖——扎巴坚赞
40	::	六、萨迦四祖——贡噶坚赞
45	::	第三章 丝路重镇 萨迦高僧弘法凉州
45	::	一、边陲重镇 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48	::	二、萨迦班智达凉州弘法
54	::	三、八思巴承继法统 走出凉州
61	::	第四章 习汉法 治理漠南地
61	::	一、黄金家族的血统与皇位转移
67	::	二、传统文化的滋润 智慧母亲的培养
72	::	三、广延四方之士 开府金莲川
80	::	四、征大理 忽必烈拜八思巴为上师
90	::	五、治理漠南汉地
97	::	第五章 南攻赵宋 北归问鼎
97	::	一、开平佛道论辩
100	::	二、俯瞰大江 众军围攻鄂州城
105	::	三、践皇位于开平府



110 ::	四、平定阿里不哥
114 ::	第六章 扫清六合 乾元归一
114 ::	一、贾似道拘国使郝经 八思巴荐良将伯颜
122 ::	二、取襄樊 灭南宋
132 ::	三、赵显学佛
136 ::	四、蒙汉文化交融的两都营建
150 ::	第七章 崇佛教 完善西藏管理体制
150 ::	一、创设帝师制度
157 ::	二、宣政院直辖吐蕃地面
165 ::	三、设置驿站 清查户口
171 ::	四、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177 ::	第八章 创建蒙古新字 加强文化统一
177 ::	一、诏命八思巴创建蒙古新字
185 ::	二、八思巴蒙古文的推广
194 ::	三、八思巴蒙古文的使用
199 ::	第九章 八思巴两回萨迦
199 ::	一、八思巴兴建萨迦寺
206 ::	二、统计人口 划分民户
212 ::	三、真金太子学法萨迦
221 ::	四、八思巴在萨迦的活动
229 ::	五、八思巴圆寂萨迦
232 ::	第十章 蒙汉杂糅的治国政策
232 ::	一、“定国本”与“忽里勒台会议”
240 ::	二、国民分四等
246 ::	三、二吏与九儒
254 ::	参考文献
257 ::	后记



第一章 凉州会谈 雪域归一

一、蒙古兴起 阔端镇守凉州

13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者是来自蒙古部落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

蒙古，原本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写，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由山地森林地带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狩猎成为一种补充经济。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器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那颜（富者）多担任首领。私有制的确立和父系财产继承制度的形成，促使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拥有大量牲畜、掌握着氏族公有牧场支配权的那颜（贵族，蒙古语的音译，意为“官人”）和保有少量牲畜、依附于那颜、为那颜提供各种劳役的牧民“哈剌出”（下民、黑民）。受那颜统治、地位更为低下的是“孛斡勒”（奴隶），孛斡勒主要来源于因贫困而奴役于那颜的氏族成员和战争中的俘虏。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世袭占有。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常发生的天灾，都会引起部落之间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的战争、分裂和重组，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逐渐淡漠，这一时期部落已成为复杂的共同体，除了血亲的同族成员之外，还有隶属于本部落的其他部落和奴隶。牧场、财富、奴隶的诱惑，以及灾荒的因素，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内部的战争不时发生，因为战争的需要，部落联盟出现了，联盟的部落常常可拥有数万人之多的兵力，勇武有力者成为部落的英雄受到部落人们的崇敬，而又常常被推选为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为“汗”。

频繁战争、部落联盟的不稳定与部落内部的权力之争，使部落首领和有势力的贵族那颜拥有了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那可儿是首领们从本部落或属部甚至从其他部落中召集来的勇武之士，他们是职业的军人，平时跟随首领狩猎和各种活动，战时随同出征，是征战的核心力量，也是首领的扈从部队。

进入12世纪，蒙古部落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它仍是一个势力不很强的一个部落，在它周围分布着一些其他部落，较著名的有：克烈部，驻牧于蒙古部之西土兀刺河流域；蔑儿乞部，驻牧在克烈部之北、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塔塔儿部，游牧在蒙古部之东、捕鱼儿海子（今黑龙江贝尔湖）周围，是蒙古草原上强大而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乃蛮部，在克烈部和蔑儿乞部之西，驻牧于阿尔泰山和康孩山（今杭爱山）之间，由于所处的位置接近于回鹘文化的中心吐鲁番盆地，受回鹘文化影响较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行政管理的方法，也接受了“受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较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先进；弘吉剌部，游牧于塔塔儿部之南的合勒合河（哈拉哈河）流域。此外，大漠之南还有文化程度较高、说突厥语、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汪古部，北方贝加尔湖附近森林里有斡亦剌部等。

此时的金朝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草原上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自己边境的安全，常常采取“减丁”政策，即派遣军队屠杀蒙古草原各部落的成年男丁，以此削弱各部落的力量，同时在各部落间制造矛盾，常常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与克烈部和蒙古部之间的冲突。金朝统治者的活动，使草原上的局面更加纷乱，到12世纪后期，草原上陷入了“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状态，草原各部落百姓都渴望统一，早日结束战乱的生活。完成草原各部落统一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的肩上。





铁木真，生于1162年。大约在11世纪上半叶，铁木真的六世祖蒙古部首领海都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浸大”。^①到其曾祖合不勒，开始世代充当部落首领，至其父也速该时，“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但是在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被塔塔儿部害死，族众离散，势力中衰。后来，铁木真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打败蔑儿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儿，降服弘吉汗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罕，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铁木真对克烈部、汪古部的胜利，意味着铁木真对中部蒙古的掌握，即铁木真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浑河河谷，这使铁木真的军队能够无障碍地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地区，以及经阿尔泰到准噶尔地区，并进而向西亚和西部欧洲草原展开大规模的移民与军事征服。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儿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树立九游白旗。蒙古部族尚九崇白，九和白色，在蒙古部族中含有吉祥之意。萨满教首领阔阔出庄严地对铁木真说：“具有古儿汗或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称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萨满教的首领称帖卜·腾格里，具有与神灵通话的神通，常代神发言，为蒙古部族所信奉，阔阔出就是帖卜·腾格里中著名的一位，传说中他常乘一匹灰斑色马至天上与神对话，颇受蒙古人尊崇，^②在铁木真统一蒙古的政治与军事活动中，阔阔出常参与决策。萨满教首领阔阔出在各蒙古部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公开授予铁木真“成吉思汗”称号，标志着铁木真统治蒙古各部族的权力来自天命神受，具有不可冒犯的神圣性、合法性。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之后，首先以十进制的组织形式，将全蒙古游牧民统一编组为十户（牌子头）、百户、千户，共组建了95个千户。将千户分授给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长，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① 《元史》卷1《太祖本纪一》。

② 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页。



即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作战时，每个成年男子由所属的十户、百户、千户那颜们率领出征，平时在划定的牧场内放养马牛羊等牲畜。当战争需要或统治需要时，10个千户又联合组建成一个临时性的万户，其中一个千户那颜被任命为这一万户的指挥官，而同时，他又继续指挥他自己的千户。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领东面直到哈刺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各千户军队；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领西面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户军队；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是最高统兵官。

成吉思汗又在那可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怯薛”制度。怯薛就是轮班警卫的意思，即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从各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选身体健壮、有技能者充当。护卫军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因此，总称四怯薛，由“四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长。大汗直接掌握这一支最强悍的军队，足以“制轻重之势”，控御在外的诸王和那颜。

成吉思汗还设立了“治政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掌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同时还下令记录“札撒”（法令）：“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①成吉思汗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这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

千户制、怯薛制和断事官的设置，是蒙古国初建时最重要的三项制度。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自己的弟和子，各得一份子。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海刺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总称东道诸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

^① 《元朝秘史》卷8。



王的家臣。大部分民户和蒙古中心地区归成吉思汗领有，按照传统的幼子守产习惯，由幼子拖雷继承。

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人使用畏兀儿文。蒙古灭乃蛮后，即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用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断案件和编集法律文书，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许多从古代相传下来的约孙(意为道理、体例)，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和建国以后，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札撒、约孙和他历年的训言，命用蒙古文记录成卷，名为《大札撒》。其后每代大汗即位或处理重大问题，都必须依例诵读《大札撒》条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始于1205年。西夏立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一部，内蒙古南以及陕西北部部分地区。1205年三月，成吉思汗为了追击乃蛮余部，第一次攻入西夏，破其边城力吉里寨，进抵经落思城，在劫掠大批人口及骆驼、羊马之后返还。西夏桓宗命修复被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1207年、1209年和1218年又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国称臣纳贡，背金附蒙古。

1226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的第二年，亲率大军伐西夏。二月破黑水、兀刺海等城，又克沙州、肃州，进围甘州。五月，分军两路，西路自西凉越沙漠，取应理等县；东路破夏州。十一月，合师攻灵州，大败西夏军，克灵州。1227年，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又遣军破洮、河、西宁诸州。闰五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避暑六盘山。七月，成吉思汗在清水县西江病死，秘不发丧，西夏主李睨出降，西夏亡。

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中，西夏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西夏的臣服为蒙古包抄金的西侧和进入青藏高原，与藏区各教派接触提供了条件。据《蒙古佛教史》记载：“皇帝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饶迥火兔年（1207年）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你之治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部、南部三岗等地面全部呈献。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皇帝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钦·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曾完成，一时未能迎成。我在此依止于你，请你在彼处护佑我。今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思藏之三所依（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故皇帝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大王。”《如意宝树史》也有类似的记载：“于火兔年（1207年）博格多成吉思汗从卫地向藏地派遣使者同萨钦·昆都格·则莫宁博（贡嘎宁博）建立施主与福田关系，并从卫藏地区请来‘三宝’（佛、法、僧）在蒙古地方传播，使政教并行，如同日月光辉、欢乐的海洋般普照（遍布）蒙古地方。”此外，《蒙古源流》、《宗教流派镜史》、《青史》、《新红史》、《新元史》、《多桑蒙古史》、《水晶鉴》、《黄金史》、《金璽》、《安多政教史》等诸多藏、蒙古、汉文史料中，都有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过的记载。在这些史籍的记载中，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的时间、地点和具体人物，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就成吉思汗接触的具体人物作了考证，指出：松巴堪布所著的《如意宝树史》、第十五任甘丹赤巴班钦索南扎巴所著的《新红史》等藏文史籍所记载的成吉思汗进兵西藏，第悉觉噶和蔡巴贡噶多吉等请求归顺，以及与萨迦喇嘛贡噶宁布建立联系等，是错误的。“蔡巴·贡噶多吉与成吉思汗二人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另一方面成吉思汗派兵入藏是在第三饶迥火虎年（1206年），这时萨钦贡噶宁布已死了48年，萨钦索南孜摩已死了25年，杰尊扎巴坚赞正60岁，因此成吉思汗联系的萨迦喇嘛绝不是萨钦贡噶宁布，而只能是杰尊扎巴坚赞。”他对这一历史事件，是这样叙述的，成吉思汗“他利用西藏各宗教集团和政治势力不统一的时机，于藏历第三饶迥火虎年（1206年）进兵卫藏地区，当时卫藏阿里各地的首领都无力抵御，请求归顺。萨迦派的喇嘛首先与蒙古联系，从卫藏把许多佛像和经典，带到蒙古地区，这是佛教传入蒙古的开始。藏历第四饶迥火猪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之后，向西夏国王的喇嘛藏巴东库哇·旺秋扎西问法，宣布了免除西藏地方僧人的差税和征兵役的诏



书，授予佛教僧人重大特权。”^①可以看出，虽然各种史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记载不同，或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成吉思汗在几次与西夏的征战中已通过西夏僧人了解了有关西藏的情况，并与西藏的藏传佛教教派有了联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成吉思汗为了自己的伟大的征服事业，对当时流行于中亚诸国和我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大乘佛教等，都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有利于对征服的异族的统治，减除征服过程中的阻力。为此，各宗教的代表人物常有不顾长途跋涉之劳，来到成吉思汗军帐前效力者。成吉思汗对西藏的各教派也采取了同样的宗教政策，并颁布了《优礼僧人诏》，免除僧人的差税和兵役，为蒙藏间的更为深入的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229年，蒙古各部举行忽里勒台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在成吉思汗时期，曾于1211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西北路边墙，取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1213年，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战术，率主力从紫荆口入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黄河以北数十州县。1214年，金宣宗为避蒙古军攻势，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1215年，蒙古军攻占中都（今北京），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此后，山西、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蒙古所占。

1231年，窝阔台与诸王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北）会议上制定攻金方略，议定分兵三路南下，约定次年春会师汴京。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由白坡（在今河南孟县西南）渡河，进屯郑州；斡陈那颜统东路军由济南进兵；拖雷统右翼军，按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宋汉金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今河南邓县）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击溃金军，北上与窝阔台会合，攻汴京。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统兵围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汴京守将崔立献城投降。三月，中京（洛阳）陷落。蒙古军追围金哀宗于归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①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8页。



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汉军万户史天泽等部进围蔡州，并出使南宋，缔约出兵共同灭金的协议。十月，宋将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取唐（今河南唐河）、邓两州，抵蔡州，与蒙古军分攻南、北城。1234年正月，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灭金后，以陈、蔡东南地归宋，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蒙古大军北还。此时，南宋淮东制置使赵葵、两淮制置使赵范提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汴梁、洛阳、归德）”建议，宋理宗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命赵葵率军6万攻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命徐敏子西攻洛阳。宋军的进攻被蒙古军击败，使南宋收复三京的计划失败。窝阔台汗随后召开“忽里勒台”，筹划进兵南宋和远征西域，继续进行征服战争。

1235年，窝阔台遣其子阔出统兵攻宋荆襄地区，阔端统兵攻四川，对南宋的战争从此开始。

阔端是太宗窝阔台汗的第二子^①，为三皇后（皇妃）乞儿吉思忽帖尼所生。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阔端事迹主要是统兵征四川的一些军事活动。1235年，驻军于今陕西勉县的阔端，率军西进，征秦（今甘肃省天水）、巩（今甘肃省陇西）诸州。秦、巩诸州地处关中、四川之上游，控扼关中与四川的往来之通道，此时的秦、巩诸州仍为金将汪世显所驻守。汪世显为金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朝灭亡后，原金朝的郡县都望风款附蒙古，惟有汪世显坚城固守。对于即将率军入川的阔端来说，前有南宋军队，后有金军，无疑有腹背受敌之忧。为此，阔端首先要攻取秦、巩，规复陇右，解除后顾之忧之忱。时阔端领兵来到巩昌城下，遣按竺迺等前往招降，汪世显率众来降。阔端对这位在金朝已经灭亡却仍然独守城池的汪世显很是看重，说：“我军征讨四方，所至皆下，唯独你却固守城池，为何呀？”汪世显答曰：“为人臣者，忠君为上，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你还不投降，那是为谁？”对曰：“时局动荡，大军迭至，不知所从，惟殿下仁武不嗜杀，我想降于殿下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所以归降殿下。”阔端听后很高兴，承制锡汪世显章服，官从其旧。

汪世显归顺之后，阔端便令千户按竺迺攻取了今甘肃会宁、定

^①《元史·宗室世系表》；《新元史·太宗诸子列传第八》和《蒙兀儿史记·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第十九》记载阔端是太宗的第三子。



西、兰州等地。随后又率军返回攻入今陕西略阳，击杀南宋沔州知州高稼。1236年八月，阔端亲率汪世显等出大散关，分兵令宗王穆直、按竺迕等统领，出阴平郡，期会于成都。按竺迕领炮手兵为先锋，“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①破城后，又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10族，皆赐以银符等加以按抚，略定龙州，进而与阔端军汇合。今甘肃临潭、迭部等地的吐蕃部落，也都归降了蒙古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昌父子归降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由此可见，阔端此时已与吐蕃部落开始了接触，并委任吐蕃部落头人官职，使其管辖地方。是年十月，蒙古军入成都，随后利州、潼州等54州被攻占。1237年，阔端率军北返，驻在凉州，宋军乘机收复了成都，后来阔端派汪世显、按竺迕再次夺回。1241年，因窝阔台汗驾崩，蒙宋战争暂告休止。

窝阔台汗病死后，汗位虚悬，乃马真皇后称制，阔端被封为西凉王，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阔端开府西凉，承制行专封拜”。^②开府，是沿用魏晋制度，是指具有开府辟僚属之权，行使地方管理之职责。从1242年阔端开府西凉，到1251年阔端去世，镇守凉州地区有10年的时间。阔端卒后葬于他的夏宫附近，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皇城滩上。《乾隆甘肃通志》卷25“凉州府·陵墓”条记载：“永昌王阔端墓，在永昌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斡耳朵城，其西又有妃墓。”今皇城遗址尚存，198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阔端生有五子：长子灭里吉歹，次子蒙哥都，三子只必帖木儿，四子帖必烈，五子曲烈鲁。1252年，阔端次子蒙哥都承继西凉王位。1258年，蒙哥都从征伐蜀，后来又南征云南，离开西凉。1260年，阔端三子只必帖木儿，嗣西凉王位。1271年十一月，只必帖木儿新修的王府竣工，钦赐“永昌府”。故此，只必帖木儿又被人称为永昌王。《元史·地理志》云：“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西凉府由府降为州，隶属于永昌路。1310年（至大三年）八月，只必帖木儿卒，任永昌王50余年。

忽必烈
与
八思巴



①《元史》卷120《按竺迕传》。

②《新元史》卷111《太宗诸子列传》。